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12

楚 剧

征 妇 認 尸
逼 休 自 縊
南 之 回 家
父 秋 画 餅
中 大 財 起 家
关 师 害 民 記
律 場 风 波
法 反 共 害 民 記
白 玉 明 回 家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
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第十二集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武汉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(十二)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·5- $\frac{1}{2}$ 印张·135,000字

1959年5月第1版

195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950

统一书号：10106·298

定 价：(9) 0.55元

目 录

征妇認尸	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組录本 1
逼休自縊	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組录本 13
南 归	田 汉原著 楚剧团改編 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組录本 39
父之回家	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組录本 49
中秋画餅	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組录本 63
关大財起家	喻洪斌作 69
律師害民記	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組录本 83
法場风波	汪 洋、喻洪斌作 97
反共害民記	新四軍第五師楚劇隊作 喻洪斌、周佩芝述 录 115
白玉明回家	喻洪斌作 129

征妇認尸

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組录本

剧情：在軍閥混战时代，互相为了爭夺权势，到处抽丁去为他們充当炮灰，弄得人民骨肉流离，妻啼子哭。农民程詩，家庭貧困，父母年老，家庭生活仅靠他一人劳动供养，也被軍閥抓走，死于战場。他的父母妻子見尸悲慟之状，叫人目不忍睹。

人物：程保（老生）、王氏（老旦）、程詩（小生）、丁氏（青衣）、团丁、兵丁。

第一場

〔程詩上。〕

程 詩：（唱）

有程詩閑无事大街游玩，
思想起国家事好不心酸。
我祖上耐劳苦留下田产，
一家人勤苦做到也安然。
又誰知那滿奴专制顛預，
入关来做皇帝橫暴凶殘。
众人民被宰割齐声嗥怨，
孙中山倡革命把他推翻。
好一似前門里剛把虎赶，
又誰知恶豺狼又进墙垣！
众軍閥一个个专橫驕悍，
他比那大皇帝更狠百般。
革命軍二次里广东交战，
得天心順民意毫无阻拦。
得湖南下江西会师武汉，
一鼓气攻豫魯直搗幽燕。
众軍閥打败仗胡行乱干，
扰害得众百姓家家不安。
不但是我程門遭了大难，
很多的善良家也受摧殘。

又說是南北和刀槍收斂，
誰知道新軍閥又起禍端。
這禍患如洪水橫流泛濫，
恨土匪趁火起又把油添。
適才聞聞人言前方鏖戰，
運糧餉送械彈去到陣前。
因此上派夫役黎民生怨，
見了我二雙親細裏一番。

開門來！

〔程保、王氏上。〕

程 保：耳听外面叫門聲。

王 氏：想是我兒轉回程。(開門介)我兒回來了？

程 詩：兒回來了，與父親、母親問安。

程 保：我兒大街游玩，可曾聽見什麼新聞？

程 詩：(唱)

尊聲雙親容兒稟，大街之上多新聞。

人人說來个个論，都說拉夫又抽丁。

因此忙把家門進，二位雙親莫耽心。

程 保：外面拉夫抽丁吃緊，我兒還要仔細！

程 詩：孩兒遵命！

〔團丁、兵丁上。〕

團 丁：(念)地方專靠團防，匪來不敢還槍。我乃當地團丁是也。
奉了團總之命，和這位老總到各戶派伏。行行走走，不覺來到這家門口。喂！門里有人嗎？與我擇一個出來！

程 詩：哪一個叫門，這般無禮！

團 丁：无你哪里會有我呀？

程 詩：(開門介)我道何人，原來是兩位老總。請進來喝杯茶。

團 丁：好咧！這還講么客气。

程 詩：二位請坐！

团 丁：坐啊、坐啊。

程 詩：二位到此，不知有什么公事？

团 丁：老实对你說：前方战事吃紧，我們奉了命令，来你們家里派丁。找有气力走得快的人，給我們送点东西。十天八天就会回来的，包管不得死在那里。

程 詩：国家有事，我做国民的当然應該效力。不过我家人少，你看我高堂有白发双亲，不能抛撇。我一家性命，就在我一人身上。还望二位原諒、开恩！

团 丁：一个开恩，两个开恩，我們回去拿什么繳票？我到想原諒你，但是它(拿公文介)不原諒你，也是枉然。我看你是很明白的人，放漂亮些去吧！一定要拉起来好看嗎？走走走！

程 保：二位总爷！想我一家数口，全靠我儿一人活命。他离了家門，我全家的性命便不能保。望求二位成全成全。我一家大小都感激你的大德。

团 丁：什么大德小德，我不听你这一套，非去不可。走！

王 氏：二位再不发一点慈悲，我二老这里就跪下了。

程 保：(唱)

老程保跪地下一声哀告。

王 氏：(唱)

哀告二总爷細听根苗。

程 保：(唱)

这几年遭飢荒家运不好。

王 氏：(唱)

我二老亏詩儿把家事操。

程 保：(唱)

假若是应軍差前方去了。

王 氏：(唱)

早晚間我二老依靠何人。

程 保：(唱)

更何况我的儿身体弱小。

王 氏：(唱)

怎能够任劳苦手提肩挑！

程 保：(唱)

因此上对总爷苦苦哀告。

王 氏：(唱)

哀告了二总爷饶恕儿曹。

程 保：(唱)

倘若是开大恩将儿饶了。

王 氏：(唱)

到后来变犬马愿意效劳。

团 丁：莫罗嗦！我们还要到别家去拉伕哩！你们就是跪到十二月三十一号也不中用。跪坏了你的膝头是小，耽误了我们前线的戎机事大。任你们说上天，总是要走的。走呀、走呀、走呀！

程 詩：总爷呀！你看我双亲哭得这样可怜，还是请你们饶恕了罢。你看！我也跪下了。

团 丁：胡说！一个饶恕，两个饶恕，我们的东西叫那个搬呢？走呀！不走我们就对不起了。

程 詩：爹娘！看起来儿是非去不可了呀。哎！母亲、爹爹。

〔程詩、程保、王氏抱头哭介。〕

程 保：既然如此，请二位总爷少待，等他夫妻一别，可好么？

团 丁：那到可以的。

王 氏：丁氏走来！

丁 氏：(内)来了。

〔丁氏上。〕

丁 氏：婆婆唤一声，进前间分明。呀！二老缘何这样惊慌？

程保：你看哪：二位总爷要我儿前去供应軍差。

丁氏：怎么講？

王氏：供应軍差。

丁氏：不好了！（叠介，唱）

听一言来吃一惊，刀割肉来箭穿心。

这几年遭大劫家运不順，

多亏了几夫君一手持撑。

今日里应軍差前方去了，

丢下了老爹娘結发妻依靠何人！

悲切切我且把总爷来叫，

饒恕了我夫君后报大恩。

团丁：留到哦！一个饒恕，两个饒恕，叫我哪里去拉夫咧？快点！再迟了就要动手的。

程詩：（唱）

一見总爷話出唇，尊声賢妻听分明：

前方战事正吃紧，后方戶戶要抽丁。

派遣伏役东西运，运到陣前轉回程。

程氏家門遭不幸，一門家財似水傾。

双亲年迈进晚景，一家全靠我担承。

誰想公差把門进，苦逼为夫去应征。

夫妻恩爱多欢幸，頃刻兩下要离分。

說到此处心酸硬，滾滾热泪湿衣襟。

二爹娘要賢妻好好照应，

等为夫轉回程再訴苦情。

丁氏：（唱）

听說儿夫要起程，不由丁氏泪淋淋，

先前里爱結秦晋，誰知平地风波生！

受尽折磨才婚聘，只望苦尽甜生。

自从奴家把門进，东征西剿不太平。
金銀財帛化灰燼，双亲未老都受貧。
姣儿未滿三岁正，啼飢嗟寒箭穿心。
回想貧富本天命，一家团聚也安宁。
不料烽烟还未靖，苦逼儿夫去应征。
高堂白发难归省，膝下孩儿誰看承！
拋撇为妻不打紧，关山征戍实担心。
这都是干戈扰攘不宁静，
苦苦害了众黎民。
衷腸話儿說不尽，耳旁又听号鼓鳴。
是是是来明白了，一定是催夫早登程。

程 詩：(唱)

賢妻不必哭嚷嚷，細听为夫說根苗：
双亲要妻来看照，寒热各方要护調。
为夫此去阳关道，山川阻隔梦迢遙。
但愿狼烟一齐扫，从此征战化冰消。

团 丁：走呀！不多說了。

程 詩：(唱)

总爷一声未催了。

妻呀！(唱)

夫妻分离在今朝。

丁 氏：(唱)

人生何处不团聚，最难堪是生别离，
夫妻撒手各自去，千里書信切莫迟。

程 詩：賢妻所說的話，为夫一一紧記。

丁 氏：程郎还須要保重，早去早回，千万要常通消息。程郎！

程 詩：賢妻！

丁 氏：夫君！

程 保：儿呀！
王 氏：

程 詩：爹娘呀！

〔抱哭难分介。〕

团 丁：啊呀！真肯做。我們若是不动手，他是不肯走的。你們

跟我走开吧！

〔团丁将程保、王氏扯开，兵丁拉程詩下，团丁随下；程保、王氏呆望介，落幕。〕

第 二 場

〔甲兵、乙兵、程詩上。〕

甲 兵：（唱）

一行来到旷野地。

乙 兵：（唱）

天气炎热紧紧逼。

程 詩：（唱）

肩之上担挑不起。

哎呀！（唱）

腹痛一陣人昏迷。（昏倒介）

适才間昏沉沉蒙蒙双眼，

呀！（唱）

想是我染病疫难受熬煎。

我不免趁此时写封書箋，

留一篇遺囑語賢妻一观。（写介）

为丈夫一路上身遭磨难，

睡不安食不饱担挑艰难。

倘若是稍延迟軍爷呼喊，

他說我沒勇气怎到軍前！

老天爷降大任光受苦难，
作此想便不管凌辱熬煎。
又谁知一路上瘟疫传遍，
天气热传染病接二连三。
为丈夫得疫腐几天几晚，
茶不思饭不想痛苦难言。
口渴时无一人来送茶盏，
哪还有丹与药治得病痊！
到如今只剩得丝气未断，
夫妻们要相逢梦里团圆。
堂上的二双亲要妻照看，
膝下的两孩子要读书篇。
写罢了这封信泪流满面，
一霎时咽喉梗哑口难言。（将信插入怀内，死介）

甲 兵：哎呀！不好了。
乙 兵：

〔落幕。〕

第三场

〔程保、王氏、丁氏、两小孩同上。〕

程 保：我儿到战场。

王 氏：许久未回乡。

程 保：两地音讯绝。

王 氏：叫人暗自伤。

程 保：媳妇呀！你丈夫去了许久，没有信音回来，叫人悬念得很。

丁 氏：双亲请放心！常言吉人天相，不久就有好音回来的。

〔团丁上。〕

团 丁：这个人死得真快，说要死哩，拉也拉不住。头回我拉去

的那位程詩，已經嗚呼哀哉。我想去告訴他家里人，又怕他老老、小小和我扯皮。要不去，良心上未免下不去。有了。我到他們外大聲的說明白就開跑，諒他家里老的小的總趕不到我。我就是這個主意。行行去去，去去行行，來此已是，待我來高聲的喊叫一下。喂！你們莫擋我的路呀！我說了好開跑，管他娘的！我說！程家的太婆太婆，你屋里兒子程詩在前綫上得了熱病，已經死了！呀！我說完了，快跑快跑。(急下)

程 保：呀！你們可曾聽見，外面有人說程詩到前綫上害病死了。我們出外看個明白。

[全家急出門外，見門外無人。]

丁 氏：爹爹休信！這是頑皮小孩子無賴，故意作耍的。兒夫不久就要回來了，請二老放心。

程 保：哦！是他人作耍的，到把我吓得一身冷汗。還是我的媳婦明白些。哎呀！媳婦兒呀！你的丈夫不久就要回來了，也許今天回來也不一定吧！我們三人何不前去望他一望呢？為父母的眼睛，快要望穿了。

王 氏：要是再不回來，恐怕我還等不及了呀！

丁 氏：二老念兒心切，為媳難道說不念丈夫嗎！可是一天望一天，總沒有信音，我們去探聽探聽，這到使得。万一碰着他回來了，那真是全家的幸福。走呀！

程 保：走呀！

王 氏：走呀！

程 保：媳婦呀！這是什麼所在？高聲聲的，一層層的。

丁 氏：這就是白骨塔，乃是埋藏尸骨的一個塔。(鑼聲)

程 保：哎呀！媳婦兒呀！這鑼鼓亂鳴，又是做什麼的呀！

丁 氏：不知為了何事，待媳仔細聽來。

[內白：“上回拉到前方的快役，因為病死前綫，現在已將尸首五百具抬

回来了。請各尸親屬，到尸堆里去認領。”丁氏，听見大驚。]

程王 保：媳婦、媳婦！你怎么了？

丁 氏：公公婆婆呀！你媳适才听見鳴鑼的人言道，前番拉去的伏役，病死了五百名，已将尸首抬回来了，請各尸者親屬前去認領。我的丈夫莫非他也死了嗎？

程 保：哎，我儿不要伤心！这是別人家的人。我們程門中的人，不会死的。吉人自有天相，我儿不要伤心。

丁 氏：公公、婆婆！既然如此，儿到要看个明白，才能放心。

程 保：这到使得。但是儿要仔細，不要錯認了別人。我的儿子，他是不会死的呀。

丁 氏：媳婦知道。

〔圓場，丁氏上前將尸点認，見夫尸介。〕

丁 氏：哎呀！不好了。（昏介）

王 氏：老老！你看媳婦怎么了？

程 保：媳婦儿怎么了，怎么了，怎么了？

丁 氏：（醒介）我恩愛的夫呀，你真死得慘啊！

程 保：媳婦在哭他丈夫，难道說真是我的儿子死了嗎？待我看个明白。（王氏、程保見程詩尸，昏介）

丁 氏：公公、婆婆！

〔程保、王氏醒轉，同扶尸介。〕

丁 氏：（唱）

見尸身不由我头昏目眩，
点点儿血和泪湿透衣衫。
媳不幸我中国南北混战，
恶軍閥无故的起了禍端。
我的夫被拉去未到前綫，
是怎的染重病命喪黃泉。
是这等恶軍閥把人命作賤，

我一家人生和死就在頃刻之間。

要要要請公婆一同回轉，

想辦法仇報仇來冤報冤。

【幕落。】

逼休自縊

武汉市楚剧团挖掘剧本

剧情：贫农田在春的妻子柳翠姐，年轻貌美，不甘艰苦，羡慕地主牛大磷的富豪生活，与其夫田在春感情决裂，并逼写休书。离婚后即嫁与牛大磷做第三妾。

牛大磷自纳柳翠姐为妾后，朝欢暮乐，不离房門，因此惹起牛大磷老婆陶氏、二妾桂氏的妒嫉。在牛大磷年终下乡讨账之际，她们即将柳翠姐毒打一頓，并逼令挨磨。柳翠姐在此痛苦的情况下，乃回想前夫田在春对她的恩爱，便逃出牛家，寻找田在春。

田在春对柳翠姐的遭遇很是同情，也不念旧恶，情愿收留她。但柳翠姐自觉羞愧，自縊身死。